

恩格斯的“划时代”文化发展观与中国“新的但丁”在意大利的“登陆”

李正荣

摘要：恩格斯曾指出，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的论断体现了“划时代”文化发展观，指出了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2021年，在但丁诞辰七百年之际，中国的但丁研究者用汉语和意大利语撰写了一批但丁研究文章，呈现出中国人眼中的“新的但丁”，推进了中意学术文化交流，这批研究成果于2021年12月底在意大利本土的《天学义理》(*Sacra Doctrina*)杂志刊发。

关键词：中世纪 恩格斯 但丁 中国 意大利

一

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逝世七百年之际，一本全部由中国但丁研究者撰写的但丁研究专刊《天学义理》“向但丁致敬”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版，这一文化事件在中国与意大利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Sacra Doctrina*是1956年开始发行的基督教义理研究的专业杂志，刊名为拉丁文，直译是“神圣的教理”的意思，也可以遵从利玛窦的传统，将其翻译为《天学义理》。这本杂志每年出刊两期，目前已经发行到第69期。

2021年12月在意大利本土出版的《天学义理》2021年第2期即总第69期杂志是一本专刊，刊名之下另有中英意三语专名：

中文专名是：向但丁致敬——中国学者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学术专辑。

英语专名是：A TRIBUTE TO DANTE——Chinese scholars' 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700th anniversary of Dante Alighieri's death.

意大利语专名是：OMAGGIO A DANTE——Saggi di studiosicinesi in commemorazione del DCC anniversariodellamorte di Dante Alighieri.

仅从本期《天学义理》杂志三种不同语言的专名就可以明显看到当代中国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纵深程度，而从这一期杂志的出版地，从它的语言载体，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水平来看，更会看到它的跨文化对话的划时代意义。

二

这个“划时代”意义首先体现在这本专刊的研究对象——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身上。

关于但丁的“划时代意义”，我们非常熟悉恩格斯的一段著名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①

但丁早已是欧洲文明，特别是意大利文明的标志。恩格斯要用这个著名的“大人物”来标志自己所认可的“文艺复兴”历史观，要用但丁标志出中世纪和新时代的界限。这似乎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本序言》的写作逻辑。

但是，联系《共产党宣言》的丰富思想，我们还可以在恩格斯这段但丁评论中看到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0页。

恩格斯以其卓越的哲学家思想，以其卓越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评述人类文明进化史、评断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大历史趋势中看到了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划时代意义，同样，恩格斯以他诗人的敏感和诗学判断力，在诗人但丁身上发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刻度，在文学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中，指出了文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标识、两相“互鉴”的性质。

三

从恩格斯的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启发。

首先，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以《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作为大的理论背景的。在评述诗人但丁的“划时代”意义之前，恩格斯指出：“‘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①也就是说，恩格斯对但丁的“划时代”意义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大变革的判断之上的。因此，恩格斯的判断具有极强的历史高度，超出了一般的文学判断和文学史的判断，同时这个判断又深刻地把握了但丁文学创作的特征和性质——对封建中世纪的批判和否定。恩格斯对但丁的划时代意义的判断，至今仍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恩格斯所言的“新时代”显然是指“文艺复兴”时代，其所言“中世纪”，显然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中间时代”。“中世纪”概念和“文艺复兴”概念是一对具有特别含义的概念，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文艺回归”以及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后，到了19世纪以后，这一对概念已经深入欧洲文化之中，成为欧洲思想的主流认识。歌德的浮士德穿越时空上溯古希腊就是这一主流思潮的形象表达。但是，“中世纪”概念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页。

和“文艺复兴”概念也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或者认为“中世纪”并非颠覆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因此“文艺复兴”也无从谈起；或者认为“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断然的历史划分，因此也没有新旧时代的断然转换；或者孤立地谈“文艺”，从而忽略物质文化的“基础”性质。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但丁研究。但是，当我们认真阅读但丁，特别是认真阅读但丁的伟大作品《神曲》的时候，我们会敬佩恩格斯的洞见。在但丁的作品中，既有“中世纪”的典型特征，更有“新时代”的特征，尤其在但丁所表达的对基督教“天学义理”的态度上，这些“跨时代”的特征更加明显。恩格斯准确地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出现是但丁的“划时代”意义的基础，而但丁文学的跨时代特征恰好成为跨时代的标志。

四

恩格斯的论述并没有停在但丁所在的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而是按照文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标识、两相“互鉴”的辩证逻辑进一步预测着未来：“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①恩格斯的提问至今依然有极大的理论效用。在某种意义上，刚刚在意大利本土出版的《天学义理》2021年第2期可能就是一个信号。

这一期杂志所呈现的但丁的确是一个“新的但丁”。

第一，这个“新的但丁”首先“新”在时代的百年大变局之上。过去的一百年，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的但丁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在但丁的故乡集体展示，实事求是地说，这并非哪一个专家学者的个人能力所及，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繁荣、物质文明发达，就没有中国当今世界影响力，中国但丁学人的声音就很难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431页。

被但丁故乡人所关注。

第二，“新的但丁”也新在汉字作为载体的汉语文化呈现上。本期《天学义理》杂志的“向但丁致敬”专刊，在这本杂志的出版发行历史上显得那么独特，在但丁故乡的意大利语言环境中显得那么奇异，在讨论这一期杂志以何种语言为载体的时候，中意双方编者不约而同选定了汉语汉字。事实上，在意大利本土印刷出版一期汉语汉字杂志，是相当困难的，毕竟意大利本土的编辑人员、排版印刷人员对汉语汉字不熟悉，毕竟意大利方面的编辑校对用汉语工作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但是，这一期《天学义理》主编、博洛尼亚大学教授Antonio Olmi奥冕德先生破除万难坚持努力，一定要以汉语汉字向意大利呈现中国学者的但丁研究成果。汉语汉字的但丁研究在意大利的呈现，这本身就是一次跨文化的“划时代”标志。

第三，“新的但丁”也新在中国但丁学人的研究文章的层次上。

两千两百年来，全世界各国的纪年，渐次编入“公历”（Common Era），从“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到“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全世界都渐渐开始使用“耶稣诞生后某某年”的纪年方法。七百年来，在世界诗歌国度，每一百个“主的纪年/Anno Domini”当中，总有三个年度数字是但丁标定的：一个是“65”之年，一个是“00”之年，另外一个“21”之年。每一个百年中，当这三个数字所标出的年份向诗歌国度走来的时候，但丁的幽灵就活跃起来。其中，“65”之年是但丁诞辰百年祭，“21”的年份是但丁逝世百年祭，而“00”之属，则是但丁为自己的不朽之伟大作品《神曲》设定的游地狱、游炼狱、游天堂的时间，每一百年的“00”之数也因此关联着但丁所引发的跨世纪观念和世纪转化意象的冲击。15世纪、16世纪、17世纪，这种有关但丁的生与死的潮涌，有关《神曲》的跨世纪冲击，更多的是回荡在意大利本土，但是，18世纪、19世纪之后，但丁的生与死之祭和但丁的跨世纪冲击，便是全欧洲文学的骚动了。19世纪以后，世界各国也都加入到了“但丁文学纪年”中。

2021年下半年《天学义理》中国学人研究但丁的专辑，也体现了中国百年来的“但丁文学纪年”。

13、14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是20世纪才来到中国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文化界从引进但丁、翻译但丁，再到研究但丁，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一百年前，即1921年，但丁逝世600周年，由于但丁的世界文化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次但丁热。这一期《天学义理》杂志，有三篇文章，回顾了一百年前的中国但丁热。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还无法提“中国的但丁”的概念，汉语翻译处于初级水平；一百年前，但丁研究更是处于低级阶段，处于引进、介绍、简论阶段；一百年前，如果也有些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的但丁”，但是，绝无可能被反向引进但丁的故乡意大利；一百年前，“中国的但丁”不可能以汉语为载体进入意大利的大众媒体。

但丁来到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翻译但丁著作，特别是翻译《神曲》是其中的首要工作，而中国学者注释《神曲》、讲述但丁、研究但丁，则是建立中国“但丁学”的重要工作。一百多年来，这两项工作从无到有，从片段简短，到系统丰富，已经使中国的但丁研究渐渐融入世界但丁研究当中。

五

“新的但丁”之“新”也体现在这一期《天学义理》杂志所刊文章的作者大多是青年一代，他们与国际学术的沟通能力非常强大，他们是在当代国际学术背景下从事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是“新时代”研究但丁的生力军，他们的成果集体刊发在意大利本土的杂志上，一方面是中国学者直接向但丁的集体献礼，也是一次学术登陆。本专刊的第一板块文章体现了中国学人研究但丁本体问题的可喜的状态。这些年轻一代学者当中有些研究者已经是大学教授，已经是中国有影响的但

丁研究专家了。

当然，“新的但丁”之“新”还体现在本专刊中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研究者，他们甚至能用但丁的语言——意大利语写作但丁论文。这些作者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接受过国际一流大学的培育，经历了较严格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外语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的但丁研究论文呈现出论题具体，论述深入，论证翔实，写作符合国际规范的特点。这是中国研究但丁的未来，是中国深入探索但丁问题的希望。

“新的但丁”之“新”在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上。本专辑的第二板块是“但丁在中国”的比较研究，文章作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中国引进但丁、翻译但丁的历史，考察了中国纪念但丁诞辰600周年的热闹景象，探讨了中国研究但丁的复杂问题，考订了但丁进入中国的细节，这些研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但丁进入中国的每一步。其中，也有中国学者跨越本土比较文学的疆界，探讨了但丁所影响的欧洲诗人里尔克的创作问题。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互鉴的展示是本期《天学义理》的突出特点。

2021年春天，中国浙江大学年轻学者、中国研究但丁专家朱振宇教授组织了“云端”但丁研究系列讲座，本专刊专门刊发了一篇综述文章，再现了2021年中国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的飨宴。从这次系列讲座中，可以看到但丁逝世700年之际，尽管全世界还在流行“新冠肺炎”，尽管世界交通还有阻隔，但是，但丁却在中国获得了新生。

六

历史的时代跨越是需要具体的历史中人来推动的。但丁能够成为旧世纪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的标志也是因为他的一生一直在努力推动时代的演进，他的积极作为使他成为推动意大利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大人物”。

2021年第2期的《天学义理》是一份奇特的献礼，是中国文学和

意大利文学的一次奇遇，是世界文化史的一次飨宴。完成这份献礼，促成这次奇遇，摆下这场飨宴的人是尊敬的《天学义理》主编、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奥觅德先生和意大利利玛窦中心主任、利玛窦故乡马切拉塔教区神父孙旭义先生。如果再往前叙说这份渊源，还应该感谢现在正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攻读博士的李建刚先生。感谢奥觅德教授的盛情邀请，感谢孙旭义先生、感谢李建刚先生像当年利玛窦那样搭建沟通中国和意大利交往的通道。感谢奥觅德教授，感谢孙旭义先生以一种使徒精神架设了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使中国学人有机会在意大利本土向但丁献礼。这是一份奇特的献礼，它用中国汉语书写，在意大利出版，在但丁逝世700年之际，呈现给意大利和中国的读者。

如果我们也沿着但丁的《神圣的喜剧》的思想，来看待我们这一期《天学义理》，我相信，700年前离开我们进入云端、进入天国的但丁，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家乡感受到中国的但丁研究者、但丁爱好者与他一起讨论地狱、炼狱、天国的问题所带来的愉悦。

七

我自己是从1980年读大学期间开始初识但丁的。从那时起，就时时阅读但丁，品味但丁，随后，几乎每一年，都在自己的课程上讲授但丁，我一直心仪这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是，语言的隔阂又让我觉得这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离我十分遥远。

2015年，我一直远远瞭望的但丁之光，忽然向我投射过来。伟大诗人诞辰750周年的庆典光辉照射到我。那一年，孙旭义神父、奥觅德教授，意大利米兰大学达坤多教授与我一起携手邀请意大利但丁研究专家到中国畅言但丁。2016年11月，“世界·但丁·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中国的学者齐聚北京，共同讨论心爱的诗人。正是那一次会议，铺垫了这一期

《天学义理》中国学人研究但丁的专辑。

2018年8月，我终于来到佛罗伦萨，盘桓在但丁的故居，徜徉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我一直想，我怎样才能更加亲密地走近伟大诗人呢？

2019年6月，我来到拉文纳（Ravenna），我看到这座城市的一种特别的“潮汐”景观：

拉文纳，一座小城，一座如此小的小城。但是，每天早上，都会从拉文纳火车站涌出一批批学生、游客，穿过戈弗莱多马美里（Goffredo Mameli）广场，穿过安娜塔·加里波第（Anita Garibaldi）广场，来“朝拜”拉文纳。晚上，这股熙熙攘攘的人流又流回拉文纳火车站。为何拉文纳有这种如潮汐般的律动？原来，拉文纳这座小城，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景点集中，一日皆可游遍。那么，游客潮汐般律动，无非是在显示拉文纳的“隆重”和“微缩”。说它隆重，是因为一座小城竟有如此多的千年宝藏；说它微缩，是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主题是那么纯粹和单一——八处遗产，全部是马赛克主题。即使这些文化遗产项目清单中也包含容纳这些马赛克的建筑，但是，来拉文纳参观的人们似乎全被拉文纳的马赛克吸引，而忽略了其他。

而我来拉文纳，是专程为朝拜但丁而来。我来拉文纳之前，根本不知道拉文纳的马赛克。

1301年，但丁离开故乡佛罗伦萨，为解决故乡城市的政治纷争到罗马游说教宗。结果，但丁失败了。1302年被佛罗伦萨当权者缺席审判，不得不到处流浪。正是在流放中，但丁开始了《神曲》的写作。那么，地狱的阴暗，炼狱的痛楚，有多少是流放生活的折射？1326年，但丁来到拉文纳，得到这座小城的款待，家人团聚，生活安稳，拉文纳让颠沛流离的但丁得到温暖。这种生命状态的改变，似乎也恰好改变了《神曲》的基调和色泽。

如今，我走在拉文纳，一切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我就像一个熟门熟路的本地人，毫不费力就走到了但丁的墓室近前。明媚的午后斜阳照耀着我，和煦的暖风吹拂着我，我突然有了《炼狱》最后五首

歌曲吟诵的感觉。但丁的《炼狱》写到27歌的结尾处，冥界图景忽然变得明亮了。《炼狱》第28歌开始，阴暗痛楚的旅行结束，人间的乐园被打开，圣山下的圣林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圣山圣林之内，欣欣向荣，莺歌燕舞，清风温柔，香气满野。但丁说：冥界里的这块圣林，就如同“基雅席海岸的松林”一样（《炼狱》第28歌第20行）。

但丁所言的基雅席海岸（lito di Chiassi）在哪里？

原来就是拉文纳附近的那片亚得里亚海海岸，那里种植了一大片松林。

感受拉文纳附近基雅席海岸松林的和美，我想起但丁同时代人乔万尼·德尔·维吉利奥（Giovanni del Virgilio）的那首纪念但丁的诗句：

“忘恩负义的佛罗伦萨喂食他流放的苦果
祖国残酷地对待她的诗人
善良的拉文纳欣喜接纳了他
拉文纳领主小圭多以温暖的怀抱欢迎他的到来”
(Huic ingratuslittristemFlorentiafructum,
Exilium, vati patria crudasuo.
Quem pia Guidonis gremio Ravenna Novelli
Gaudet honoraticontinuisseducis)

2019年6月6日，我千万里赶来拉文纳，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拥抱了但丁的善良的拉文纳。虽然我知道，700年前，但丁已经永远离开了这座小城，但是，我心里偏偏认定，在某个街角，在某处教堂，一定会遇见但丁。果然，身在拉文纳，五官心窍纷纷打开，身心感受格外丰满，有骤然的，有迟缓的，有强烈的，有温存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满满都是但丁的气息。拉文纳，但丁最后的流亡之地，1321年，但丁的脚步停在这里，但丁的笔画凝固在这里，因此，无论谁来这里，都会感受到诗人的生命永远盘桓在这里。

坐在拉文纳圣方济各教堂前的露天广场，我想象1321年9月拉文纳的人们送别异乡人但丁的场面。善良的拉文纳人在这座教堂送走了他乡的但丁，同时幸运的拉文纳人也永远留住了自己的伟大诗人。

三天之后，当我离开拉文纳的时候，我不仅亲近了但丁，也知道了拉文纳的马赛克，也串联起整个环地中海、整个欧洲的马赛克。意识到诞生了但丁的佛罗伦萨，原来是一个时代——中世纪的造反者，终结者，转变者，而给但丁生命画上终止符的拉文纳，原来是这个时代——中世纪的开端。于是，我知道，那些马赛克也曾镶嵌到但丁的生命中了，这些马赛克像《神曲》中的字符一样，组成了伟大诗人的最后生命图景。那时，我感觉到，我离开了拉文纳，但是，我没有离开但丁，我更向但丁靠近了；我又意识到，但丁的神圣旅行又要启动了。果然，在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我、孙旭义先生、奥觅德教授又相见了，在马切拉塔古老的剧场，但丁的神曲果真又开始动作了。这一次，但丁带动了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学新时代，这场新运动当中，应该就有这本2021年《天学义理》的中国学人的但丁专辑。当我编辑《天学义理》文稿时，当年乔万尼·德尔·维吉利奥（Giovanni del Virgilio）写下的那首诗歌的第一行诗句，不断闪现在我的脑际：“但丁的神学……”（“TheologusDantes, nullius dogmatisexpers...”）。在但丁故国的一本神学杂志上，刊发中国学人研究但丁的文章，难道不正是但丁的独特神学的暗中兆预吗？

唯愿2021年第2期《天学义理》，即中国学人用中文写就的但丁研究专辑里面的每一个汉字也成为拼写但丁新生命的马赛克。